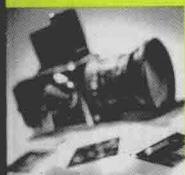


Research on Famous
Journalists in the World

中外名记者研究



邓利平 等 编著



图书馆

K815.42

3

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

Research on Famous
Journalists in the World

中外名记者研究

邓利平 等 编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名记者研究/邓利平等编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 10

(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)

ISBN 978 - 7 - 301 - 21250 - 9

I . ①中… II . ①邓… III . ①记者 - 人物研究 - 世界 - 高等学校 - 教材

IV . ①K815. 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9777 号

书 名: 中外名记者研究

著作责任者: 邓利平 等编著

责任编辑: 徐少燕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301 - 21250 - 9/G · 3500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ss@pup.pku.edu.cn

电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3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23.25 印张 420 千字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 - 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本书编著人员

罗 红 陈丙纯 冯晓斌 叶艳芳
邓 潇 惠 子 赖 欣 邓利平

目 录

上 编

第 1 章 黄远生	
——奠基新闻通讯的一代名记者	(3)
第 2 章 邵飘萍	
——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”的“新闻全才”	(14)
第 3 章 林白水	
——蔑视权贵傲骨铮铮的新闻斗士	(32)
第 4 章 戈公振	
——叩动新闻史研究的大门	(43)
第 5 章 邹韬奋	
——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的壮丽旗帜	(54)
第 6 章 张季鸾	
——坚守国家中心论的“报界宗师”	(66)
第 7 章 胡政之	
——勤恳耕耘终身伴随新闻事业奋斗	(78)
第 8 章 王芸生	
——“人海燃犀尝烛鬼，论坛主笔仰扶轮”	(90)
第 9 章 萧乾	
——“未带地图”地穿行于欧洲战场	(102)
第 10 章 彭子冈	
——为信仰而以文报国的巾帼英豪	(115)
第 11 章 范长江	
——历史转折时期的弄潮儿	(127)
第 12 章 徐铸成	
——孜孜以求文人论政的济世情怀	(144)

第 13 章 赵超构

——“让新闻飞入寻常百姓家” (155)

第 14 章 穆青

——在时代变迁中始终眷念着“勿忘人民” (166)

下 编

第 15 章 约翰·赛拉斯·里德

——亲历十月革命“震撼世界的十天” (181)

第 16 章 约瑟夫·普利策

——享誉全球的新闻界煌煌巨匠 (195)

第 17 章 埃贡·埃尔温·基希

——“怒吼的新闻记者”与报告文学大师 (207)

第 18 章 埃德加·斯诺

——最早引领西方认识“红色中国”的人 (218)

第 19 章 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

——血液融入中华大地的真诚朋友 (232)

第 20 章 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

——激情澎湃而特立独行的女中豪杰 (247)

第 21 章 伊里亚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爱伦堡

——激励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闻宣传奇兵 (260)

第 22 章 沃尔特·李普曼

——虽不指挥千军万马却有左右舆论的力量 (271)

第 23 章 爱德华·默罗

——率先开启现场新闻直播的新时代 (282)

第 24 章 沃尔特·克朗凯特

——无与伦比的电视记者与主持人 (294)

第 25 章 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

——向世界真实全面传播中国的使者 (305)

第 26 章 奥莉娅娜·法拉奇

——国际政治风云人物采访的新闻女王 (318)

第 27 章 彼得·阿内特

——直击现代战争的传奇战地记者 (330)

第 28 章 冈特·瓦尔拉夫	
——执著地为“最底层”请愿的“世界善人” (342)
第 29 章 本多胜一	
——正视和揭露侵华罪行的日本勇士 (352)
后 记 (365)



上编



第1章 黄远生

——奠基新闻通讯的一代名记者

黄远生(1885—1915),著名记者、政论家。中国科举制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,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。在民初乱世中,他以一颗坦荡赤诚之心书写时代画卷,新闻采写成就卓著,开创了新闻通讯的先河,被誉为“报界奇才”、“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”。1915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,其所写的《远生遗著》为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政论文集。

一、黄远生的传奇人生

1885年1月15日,黄远生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府德化县仙居乡的一个书香世家,名基,字远庸。父亲黄儒藻是秀才,在宁波办过洋务,母亲姚氏习礼明诗。黄远生是其父亲兄弟四人的子女中唯一的男孩,被家族寄予厚望,自小就受到经史诗文的训练,还请了外国女教师教他英文。

1900年黄远生的父母先后离世,家庭经济逐渐窘迫。1901年1月,清政府实行“新政”,各地新学开设如雨后春笋,逐渐风靡。1902年1月,黄远生考入浙江南浔浔溪公学。该校总教习为维新派人士叶瀚,他曾游历日本考察学校教育,从日本订制教材仪器等,使学校具有日式风格。学校首期招生80名,分普通学和高等预科,学制四年,课程涉及经史、文算、政法、哲学、外国史、化学等。

1902年11月,因不满意数名学生被开除处理,上海南洋公学八个班的学生集体退学。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浔溪公学的学生准备在《中外日报》上发“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,不愧国民光彩,并叹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”告白。校方得知后进行干预,黄远生被推为代表与学堂进行抗辩。其后,在是否应辞退英文教习及变更考试奖品的问题上,校方与学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,学堂准备采取严厉措施,开除带头的学生。其间,校方请蔡元培进

行居中调解。最后,学堂采纳蔡元培的建议,凡愿留而继续学习者须遵守学校规制,不愿留者可另觅他处。结果,35人中只有六人愿留,包括黄远生在内的29名学生宣告退学。

黄远生退学后参加了上海南洋公学的考试,没有被录取;在亲朋的劝说下回到江西老家,准备科举考试。1903年,黄远生参加县试中秀才,同年9月参加江西省恩科乡试,在全省104名新举人中名列第七。之后,到上海徐家汇震旦学院(今复旦大学)就学。次年4月,他赴河南开封参加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,再到北京进行复试、殿试,中三甲第80名进士。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进士,20岁的黄远生是最年轻的一个。

按清朝科举惯例,新科进士在殿试后要参加最后一轮考试,根据这次考试成绩及其他因素,授予庶吉士、主事、中书、知县等不同职位。甲辰科进士经吏部掣签分发到各省,以“知县即用”,黄远生被分发河南候补。但他不愿做官,经多次请求选择东渡日本,到中央大学学习法律。1909年秋,留学五年的黄远生学成回国,11月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考试被列为优等,以“直隶州知州”留原省候补。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整顿图书通译局,黄远生被派到邮传部兼图书通译局日文总编辑,后充辑译股股长,黄远生开始进入官场。

清末官场腐败、民生凋敝,内忧外患交集,仁人志士推动宪政成为当时主流。受中西文化浸染、通解各国宪政的黄远生,怀忧国忧民之心,同考察外国宪政五大臣之一的同乡李盛铎等同道,积极投身于社会改良大潮之中。他曾先后参加法政同志会、宪友会、国民协进会、民社、进步党、共和党等党派和非党派的活动。不过,黄远生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,最终还是从政治漩涡中退了出来,在风云变化的动荡社会继续寻找自己的“报国为民”之途。其时,多种政治力量纵横交织,都积极筹办报刊宣传各自的主张。在李盛铎的影响下,黄远生开始从事职业新闻活动。据李盛铎在《黄君远庸小传》中的记载:“君方肆力于文学,又有志于朝章国故,余语君‘以西人谙近世掌故者,多为新闻撰述家’,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,实基于此。”1909年底,黄远生加入李盛铎创建的远东通讯社,开始向上海的《申报》和《时报》投稿。1910年8月,《申报》在“论说”栏目刊出了他署名“远生”的《余之日俄协约观》一文。自此,黄远生开始走上新闻的道路。

武昌起义爆发,孙中山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,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,组成临时参议院,颁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2月12日,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。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,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。此时,临时政府北迁筹建交通部,黄远生是被留用的清政府邮传部极少数人员之

一,但他却辞去了官职。用李盛铎的话来说,就是“壬子以后,部长留君任事,而君绝意进取,谢不往”。从此他正式退出官场,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活动中。

民国初年各派政治较力在思想界硝烟弥漫,报纸成为各方角逐的一个大舞台。1912年5月,黄远生被聘为《时报》驻京特派员。5月12日,他在《时报》“要闻”栏发表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,引起巨大反响,《时报》成为黄远生展露才华、施展抱负的一个平台。到1913年10月19日《时报》刊出他的最后一篇通讯《喜日日记》,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,黄远生在《时报》上发表了130余篇新闻和评论,内容几乎涉及民国初期所有重大事件,对诸如宋教仁被刺、唐绍仪内阁和熊希龄内阁倒台、日本对华“二十一条”等都进行了及时、深入的报道,对象涉及袁世凯、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黎元洪、唐绍仪、陆徵祥、赵秉钧、熊希龄、段祺瑞等显赫一时的人物,《时报》也因黄远生广泛深入的新闻报道而大放异彩。

1913年12月底,黄远生担任《申报》驻京通讯员。到1915年12月25日,他在《申报》上发表通讯110余篇,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有《岁暮余闻》、《蝉蜕中之国会》、《摇落乎不摇落乎》等50余篇,关于财政、金融的有《财政丛话》、《八厘公债之纠葛交涉》、《借款》等约10篇。1912年10月,他与蓝公武、张君劢共同创办了《少年中国》周刊,批评政府指斥政要,颇为引人注目,一时有“总统府之都察院”之称,时人称他们三人为“中国三少年”。1914年黄远生主编《庸言》,并同时为《亚细亚日报》撰述评论,为《论衡》杂志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国民日报》等撰稿。

黄远生以其特殊经历、人脉,游走于总统、总理、各级官僚、各种政治势力之间,并以其“为国民请命”的情怀、深邃厚重的思想、犀利敏锐的洞察力、辛辣幽默的笔锋“荡涤腐秽、廓清舆论”,奋笔直书,开创了新闻通讯的先河,致使“一纸风传、万人称颂”。老报人包天笑认为,“黄远生特约通信,可谓名重一时……北京特约通信,系《时报》与黄远庸创始”,并在读《沈佩贞与亚东新闻之大冲突》一文时说:“读吾友远生所记沈佩贞事,活画一革命伟人,女界豪保之沈女士,如生龙活虎,跳跃纸上。吾国金帷绣帐之中,沉郁无生气也久矣,难得有女士豪爽之风,一洗庸脂俗粉之习,幸而远生耳。若我者为此女侠之谈锋所噪,早已讷讷不能展一词矣。”

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,许以厚薪和政事堂顾问,要黄远生写文章赞成帝制。他不肯写,最终被逼无奈,用模棱的论调写了一篇《古德诺博士谈话书后》。帝制复辟派人物大为不满,逼他重写。在袁世凯众党羽胁迫下,黄远生无奈远走上海,并准备到美国躲避。得知黄远生要离开北京,帝制派委托薛大可进

行周旋,对黄远生说:“吾筹备了十万块大洋,准备在上海开办《亚细亚报》,因仰慕黄君大名,以月五百金薪聘君为总主笔。”黄远生不知该报是帝制派所有,便“慨允担任”。等到“布置完备,报将出版”,薛大可于私宅设筵招待黄远生。席间,谈及本报对于时局的宗旨,薛氏曰:“民国成立以来,无年不动兵革戈,共和政体,似未适合国情。某受大总统委托之重,组织斯报,全仗先生生花妙笔,扫除共和腐语,恢复君主旧观。一旦今总统即九五之尊,当推先生为功臣第一。”黄远生听后大吃一惊,才明白《亚细亚报》原来是一份袁世凯的御用报纸。他拒绝说:“代表民意,监督政府,系吾辈天职。若违背民心,摇动国本,黄某天良未泯,敢谢不敏。”之后,转身离去。

在黄远生到上海前,《申报》已刊登他的启事,反对恢复帝制。他抵达上海后立即又刊启事声明:“鄙人现已离京,所有向曾担任之《申报》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豫约上海某报(即《亚细亚报》——笔者注)之撰述,一概脱离。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,与《申报》近日同人启事相同。谨此告白。”^①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,10月24日,黄远生从上海乘船东渡,开始美洲之行。不料,12月25日晚他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遇刺身亡。1916年初,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将他的遗骸运回国,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。其友收集了他发表的通讯、政论编撰成《远生遗著》出版,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通讯政论文集。关于他遇刺一案,有说是在美国的国民党人不知他已与袁氏阵营划清界限而刺杀他,有说是国民党高层下令对他暗杀,真相至今还有争议。

二、开创新闻通讯先河

清末民初,政治力量跌宕起伏,中西文化激烈撞击,各派势力都以报纸来宣传自己的政见。具有深厚国学修为和深受宪政思想影响的黄远生,在社会动荡之中,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发出了“洞朗轩辟、幽隐毕达”的声音。当时的五百多种报纸,普遍设有社论、论说、时评、消息等栏目,还没有新闻通讯这一体裁。1912年5月,《时报》发表了黄远生的第一篇通讯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,在社会上反响极大,通讯这种文体第一次被关注。在其后三年多的时间,黄远生在《时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亚细亚日报》、《少年中国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论衡》等报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中,通讯占绝大多数。他的通讯立足事实,一改报纸以论说和时评为主的生态,由“言论报纸”变为“新闻报纸”。现代新闻学的拓荒人之一黄天鹏在

^① 《本馆启事》,《申报》1915年9月3日。

20世纪30年代的《新闻学概论》中说：“自黄远生出，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……为报界创一新局面。”

（一）主题重大，根植时代

国家政治、财政、外交等方面是黄远生主要采写的内容，如《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》、《游民政治》、《政界内行记》、《借款里面之秘密》、《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》等。对于宋教仁遇刺、英国出兵西藏、俄国侵入蒙古等，他都有真实详尽的记载。

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期，新旧交替，无数精英志士在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中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，黄远生也说“我国之政治舞台，乃有黑幕而无明幕”。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批判层面，而是从改良思想出发积极秉笔直言。如在《少年中国之自白》中他大声疾呼：“故吾人今日以为中国优秀分子，必当分两派努力。一派则躬亲政治及社会之事业者，以贞固稳健之道持之；一派屏绝因缘、脱离偏倚，主持正论公理，以廓清腐秽，以养国家之元气。”

面对内忧外患，他认为大借款是“饮鸩止渴”，警告当政者不要做“亡国之罪人”，正告他们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他在《惨痛之外交》中，认为辛亥革命后“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，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”，“官僚之侵蚀如故，独夫之荼毒如故”，“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，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，亦决无效”。在《政局之险恶》中，他指出：“政治之日趋险恶，非他人为之，乃袁总统自为之也。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，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，盖瓦解于前清，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。”^①

（二）立意深邃，恪守本真

黄远生在《新旧思想之冲突》一文中说：“吾国秦汉以来，推崇一尊，排斥异说，闭关自守，习常蹈故，以至今日，余焰不死……吾国所有一切现象，莫非八股……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，则最后之手段，惟有专制。”他为此痛心疾首，不断揭露袁世凯“扶植个人之势力……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，鸡鸣狗盗之士，天下以袁门为最多”，“国体既变，而专制之官样文章，则愈接愈厉”。

他的《官迷论》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——“官迷病”，认为官迷的由来是政治腐败，“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。争者何权，官权是也。夺者何利，官利是也。有直接而争者，有间接而争者，有用旧势力

^① 《黄远生遗著》，台湾华文书局民国27年版，第51页。

旧资格而争者，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”。“而恶劣之心理，遂影响于一切政治。”“今有官迷，则社会之人，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，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。”他说：“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，无复个性之存在。大抵人之一身，为其祖父之奴隶，为其家族之奴隶，为其亲党之奴隶，为其同乡之奴隶……忍！忍！忍！一切皆忍，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。故由家而国，乃以相忍为国也。”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，所以他主张批评、怀疑乃至必要的破坏，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，打碎“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”，而以“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”。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、清醒、理性的声音。

（三）笔锋犀利，文风洒脱

黄远生把叙述描写、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引入新闻通讯写作中，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漫谈体、书信体、日记体等多种形式，使通讯形式不拘一格、灵活多样。在语言上，他虽然大多是半文半白，但流利畅达通俗易懂。他在《新闻日记》开头就指出：“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，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，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，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，吾所怀之感想，吾友朋之谈话，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，皆一一笔之，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，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。市井琐屑，街谈巷议，皆一一做新闻观，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。”

在人物刻画方面，他“须眉毕现，影无遁形”，针砭时弊则“发聩振聋，暮鼓晨钟”。他还把文学手法引进新闻写作，指出“文艺第一义在大胆，第二义在诚实不欺”。“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，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，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，则即余文之价值也。”在《消极之乐观》中，他说：“吾人皆自述其思想，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，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。”如《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》、《乔装打扮之内阁》、《奈何桥上之大借款》等，单是标题就显得奇特新颖。在他笔下，政治外交的内幕、统治者的暴戾、侵略者的凶悍、流亡者的痛苦、饥民的哀号、妓女的辛酸等一一跃然纸上。^① 邹韬奋就曾评论他的文风“流利、畅达、爽快、诚恳、幽默”。

曾与黄远生同任《庸言》和《大中华》杂志撰述的吴贯因，在分析他的作品时说：“民国初元，都中有名记者二：一为刘少少，一为黄远生。少少长于评论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远生长于纪事，夹叙夹议，皆有趣味，而远生因兼为上海报数

^① 张红军：《黄远生的梦想与创新》，《新闻爱好者》2007年第3期。

家通信，同任《庸言》报文责，各以文字相质证，故远生长于描写社会之状态……远生文之最有魔力者，乃在日报之纪事。一寻常人耳，而一经远生之描写，则须眉毕现；一寻常事耳，而一经远生之纪述，则异趣横生；笔锋所及，愈谐愈妙。”黄远生的代表作之一《外交部之厨子》，从一个神通广大的厨师入笔揭露官场腐败：这个厨子在前清“能回西太后之意，与李鸿章对抗，民国成立后，这个厨子仍在外交部，外交部之厨，暴珍既多，酒肉皆臭，于是厨子畜大狗数十匹于外交部中而养之，部分之狗，乃群由大院出入，纵横满道……故京人常语外交部为狗窖子。窖子，京中语谓妓院也”^①。

三、黄远生的新闻思想

黄远生在其短暂的新闻生涯中，摆脱了政党报刊专情于一党私利状况的局限，构筑了自己的新闻思想理念，具有前瞻性，对开创新闻事业新格局有促进作用。

(一) 指责权贵，为民请命

“为民生社会请命”是黄远生新闻从业的初衷，也是其新闻思想的根基。时值乱世，内忧外患，黄远生虽生于书香门第，但父母早亡，求学时期就饱尝生活艰辛之苦，“不畏权贵，只求正道公理”，成为他短暂生命历程的底色。从学潮的主导者到新闻界的名人，从最年轻的进士到精通西学的留学生，从脱离官场到游走于显贵平民，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呕心沥血，以三寸笔毫直斥权贵、揭露时弊、呼唤正论公心。

他在《少年中国之自白中》说：“举国言论趋于暮气，趋于权势，趋于无聊之意识，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。”^②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“袁总统以马为鹿，我亦不敢以为马；袁总统以粪为香，我亦不敢以为臭。此其人，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，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”。

他认为记者应该“指斥乘舆”、“指斥权贵”，提出要敢于监督那些权势者。他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“如中央百鬼昼行，万恶皆聚，私蠹闻塞，危亡在前，而不为动”，常常指斥袁氏这个最有权力者，为民众说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：“袁总统自受任以来，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，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”。还

^① 《黄远生遗著》，第176页。

^② 同上书，第9页。

对袁世凯作出这样的评价：“某今敢断言于此，长此不变以终古，袁总统者，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，而在吾民国历史上，终将为亡国之罪魁。”^①

黄远生还认为：“记者之流，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，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。”他在为《亚细亚报》创刊周年纪念的文章《祝之欵之欵》中说：“天地之至人，我辈之走狗……余辈既已游食四方……我将为社会之耳目也之喉舌也。”其为社会民生大声疾呼、反映民生疾苦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（二）不偏不倚，正论公道

民国初年，许多报纸被政团党派控制，沦为专属“喉舌”，各种虚假的宣传盛行，误导民众。黄远生对此深恶痛绝，他说：“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，虽其粗糙而无伤也。”1914年，他在《本报之新生命》一文中说：“吾曹此后，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”，“以是吾人所综合之事实，当一面求其精确，一面求其有系统”^②。

黄远生认为，真实是新闻根本。林志钧在《黄远生遗著》的序言中回忆说：“他要做一回通讯，拿起笔来写，在他是一点不费脑力的事。他所费力的就是搜集材料，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来的消息，才去评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和事主对证明白的，才肯相信，然后就这个事情加以评论。偶然亦有听错了话，替谣言做个德律风，他到后来得了真实消息，跟着就把前头的话更正了。”他的很多新闻报道，都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，如《袁总统此后巡回之经路》《大借款之波折记》、《张振武案一礼拜之经过》、《外蒙独立以前之秘密文件发现》等。

在《少年中国之自白》中，黄远生主张超脱党派政见之分，“屏绝因缘、脱离偏倚”才能主持正论公理。在写《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》时，他属于进步党，但此文中他没有为亲者讳。他把进步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比较，认为国民党其弊在盲动，进步党其弊在疲软。国民党急进、空想、夸张，有团结而无指导，党有中坚而健全分子太少，国民党是“有将来而无现在”，进步党保守、拘牵、委靡，议论多而太不团结，无中坚而平等分子太多，进步党是“有现在而无将来”。他以超然之心胸，不偏不倚地分析评判，多年之后，其论断一一呈现。

（三）身体力行，倡“四能”说

黄远生强调：“记者须有四能，即脑筋能想，腿脚能奔走，耳能听，手能写。

① 《黄远生遗著》，第10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78页。